

萬良炯編著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述評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二二六〇三)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述評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萬良炯

發行人

王上海河南路五

*****版權印翻
有所究必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三五七一上

(精) 五

萬良炯編著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述評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 錄

八〇

第一章 政治思想的普通概念	一一一
第二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統觀	一一一
第三章 法蘭西的改革思想	一九
第四章 英國的保守及急進主義者	三八
第五章 唯心論派的政治思想	四六
一 德國唯心論派	四七
二 英國唯心論派	六二
第六章 個人主義派的政治思想(上)	六六
一 個人主義的發生	六六
二 重農學派	七〇
三 斯密亞丹	七五

第七章 個人主義派的政治思想(下).....	七九
一 英國樂利主義派.....	七九
二 進化論派.....	九七
第八章 社會主義派的政治思想.....	一〇二
第九章 烏托邦社會主義.....	一〇六
第十章 國家社會主義.....	一一一
第十一章 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一一五
一 概述.....	一二五
二 馬克思派歷史觀.....	二九
三 馬克思派經濟學.....	三七
四 馬克思派國家論.....	四六
五 時代證明馬氏理論的謬誤.....	五五
第十二章 費邊社會主義.....	一六四
第十三章 修正派社會主義.....	一八〇

一 修正派的成立 一八〇

二 修正派的理論 一八七

第十四章 工團主義 一九七

一 工團主義的發生 一九七

二 工團主義的理論與方法 二〇一

第十五章 同業社會主義 二〇七

第十六章 安那克主義 二一七

參考書目 二三七

一 政治思想述評 二三七

二 思想家原著 二三九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述評

第一章 政治思想的普通概念

凡是一種思想，決不是無因而成的，必先對於外物有所感，然後因其所感而發爲言語，著爲文字；一切思想既都是如此，政治思想自然更不是憑空捏造。政治思想的產生，大概有以下兩個理由。

第一人類的生活，差不多大部分是受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支配的。熱帶人民的生活，總是適應熱帶的自然環境，寒帶和溫帶的人民的生活，亦多是適應寒帶和溫帶的環境。社會環境的適應，亦是和適應自然環境一樣。古代生活狀態，只能適應古代的社會環境，到了現在這種物質文化、精神文化極爲發展的社會裏，古代那種樸素簡單的生活，就很難存在。一切道德、宗教、制度、法律、習慣、思想等種種生活形式，不但是構成社會環境的各種要素，並且亦都是時常各自在適應社會環境的需要。新的道德、新的宗教、新的制度、法律、習慣、思想成立了，舊的道德、宗教、制度、法律等，他們的勢力，就會被新的勢力排斥而逐漸的趨於消失。他們的形質，亦就逐漸成爲歷史的陳跡了。

這樣一看，可見人類的生活，是大部分受生活環境的支配的，是不停的在適應生活環境的。

但是人類的生活，雖然是大部分受生活環境的支配，然而同時他們却又有一種和生活環境反抗的作用，就是要想一種方法，使他所處的惡劣生活環境改變。人類的心性，雖然不是絕對的一致，然而從大體上看來，人類大概是愛和平，愛安樂的。社會環境的好壞，關係於人們的安危苦樂很大，人們處在一個不良的環境裏，因為感受苦痛，就免不了想法子來解除這個苦痛。人們對於自然環境，固然不能去改變他，只可以想法子，力求適應。——住在山谷中的人們，登山過嶺的技能，一定比平原的居民來得擅長，住在水道很多的區域的人們，一定有好多擅長游泳，擅長行船的技術。——而人們對於社會環境，有時却有方法來使他改變，這種改變，就是用思想的能力，行為的能力，使本來的社會局面變成一適宜的新局面，使本來的惡劣環境，變為新的良好環境。總括一句話，人類對於他們生活環境的關係，離不了兩種作用：一種就是設法力求適應，一種就是設法改造。這個人們要想法子來適應環境改變環境，去惡就善，就是一切新思想，新制度產生的原因。一切新制度，新思想既然是這樣產生，那末政治思想的發生，也沒有什麼例外；換句話說，政治思想的發生，就是適應政治環境和反應政治環境兩種作用的結果。

第二，人類的慾望是無窮的，人類的思想是進步的。人類對於不良的制度，要想法子改變，對於改變以後的制度，仍是要想法子改良以求完善。自有人類到現在，人類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在努力進行，使生活環境改善的工作。因此，社會現象和政治現象，是繼續不停的演變。人類的知識與能力，因不停的努力工作，一天一天的發展，各種原

理原則，也就層出不窮。政治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並且對於人類生活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所以關於政治的思想和學說，是發達很早。現在所認為新的思想，新的學說，差不多有好多可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書中尋找出來。到十八世紀以後，因人們需要的擴張和理智的發達，政治思想與政治學說，便如雨後春筍，蓬勃的發生。此時代的學者，彼此從研究對象，研究他人的理論，互相發明，乃使政治理論，形成錯綜複雜，令人有應接不暇的情景。近代政治思想所以如此的發達，實在是人們努力研究的結果。所以人們的研究，亦是產生政治思想的一個原動力。

第二種原動力，和第一種原動力，實際並沒有什麼兩樣。因為政治思想的產生，既是適應政治環境或改造政治環境兩種作用的結果，那末，人們對於某種學說而肯用功夫去研究，目的亦都是為適應時代的需要，都是想把研究所得的原理原則來貢獻於社會，使可應用到事實方面。他們的研究動機，總是因社會缺少某種需要，或因某種發明的原理原則，不能或不足適應時代的需要而來的。

如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思想的構成，有以下的三個條件：

(一) 政治的條件 大部分政治學說的發生，總是或者為對於人民所服從的政治勢力，加以解釋與辯護，或者為希望完美的改革起見，而對他加以批評。政治環境的美惡，政治制度的良否，關係人們生活問題是很大的，這種情形，都是引起研究政治者討論的問題，換句話說，亦就是構成政治思想與理論的條件。在各種政治思想中，但是從實際方面討論的理論，是由於這種條件構成，就是那描寫一個理想上的國家或社會的著作，亦無非是因

感覺所處的政治環境不滿，發見所處政治環境的弱點，而表示他對當時政治的批評與改造的意見。

(二) 經濟的條件 照唯物論者看來，人類種種生活，都是受經濟條件支配的；人類種種生活，都是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面的；經濟勢力可以決定人類的意識與行為，而人類的意識與行為却不能決定經濟勢力。唯物論者這種說法，自然是一種偏見。然而人類一切生活，雖然不是像唯物論者所說，完全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面，但是經濟的確構成人類生活基礎的一部分。經濟的勢力，經濟的組織，對於人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確有重要的影響。我們只拿政治生活來講，我們一講到整個的政治問題，往往就要連帶講經濟問題。因為政治的與社會的生活，是與經濟情況相混和的。政府的活動與體制，亦非常受經濟情況的影響。政治與經濟，彼此是有一種交互作用的。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往往由政治組織來決定；許多經濟問題，亦往往由政治行動來解決；而有些政治的基本問題，亦有他的經濟上的原因。事實上往往有經濟問題引起政治問題的現象。歷史上有幾次變態的時代更換，簡直可說是由於經濟問題而發生。現代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如國家管理公共利用，國家與大企業的關係，國家對於整個勞資問題的解決等，亦同時為經濟問題，所以整個的治國理論，亦可說是經濟的。並且經濟對於政治的關係，不但在現代的社會裏是很密切的，就是在古代的社會，亦不能說毫無關係。現代的政治思想家，固然把經濟問題看得和政治問題一樣重要，就是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如蘇倫(Solon)，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又何嘗不注意及此。所以經濟的條件，亦是構成政治思想的要件。

(三)社會的條件 照現代社會學家的說法，社會這個名詞的意義，比較政治學上的國家一個名詞，還要來得廣泛。社會是指一切人類集居之所，而國家只是一種有政治組織的社會。國家既是一種有政治組織的社會，在這成為國家的社會裏邊，政治組織不過是整個社會組織中的一個重要基礎；政治勢力亦只是全部社會勢力中的一個重要勢力。照這樣看來，這個社會中的重要基礎，重要勢力，當然與整個社會，當然與社會中各種勢力如道德，信仰，習慣，制度等，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從國家的目的上觀察，第一，國家是維持那組織國家的各個人間的和平，秩序與正義的。第二，國家是增益社會全體的福利的。第三，國家是促進人類的文化的。從這三點來看，可知一切政治制度，政治方法的美惡，沒有不影響社會生活的。從來政治學者對於政治環境，政治組織所表示的態度，雖然不是一致，而他們的終極目的，大概總不外乎希望以上三種國家目的的實現。尤其是在今日，國家的行動，與社會生活及各種社會勢力，社會組織的交互影響，更為密切。各種社會問題，如勞動問題，婦女問題等，大都成為政治上的問題。近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論，差不多沒有不顧到社會方面的，所以社會的條件，亦是構成政治思想的條件。

政治思想的產生原因與構成條件既如上述，那末我們對於政治思想，應該注意以下三個要點：

第一，一切政治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有他的歷史背景。在前面已經說過，政治思想是有因而生的，不是憑空虛構的。我們把自古至今的政治思想來看，那一種主義，那一種理論，不是對時代環境而發的。我們就拿古代希臘的政治思想來看，希臘在富豪政治時代，社會上的貧富異常不均，平民可算都是富人的奴隸，這種貧富不均的

社會現象，就產生了蘇倫、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這些人的學說。他們看見了這種經濟不平等的現象，就想以一種理論來改造事實，想把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轉成貧富均衡或比較均衡的現象。蘇倫的改憲主義，雖然不是一種澈底的改革，但他總希望貧富能够均等，總想把貧富之間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來調劑一下。柏拉圖因此就計畫了一個他理想上的分工合作的國家，並且主張財富公有家族公有的制度。亞里斯多德因此發揮他那革命起於不平等的理論，而認經濟平等，政治分配平等，教育的訓練就是防止革命的方法。等到希臘被馬其頓征服以後，亡國的刺激，戰爭的刺激，和受外人統治的刺激，就使希臘發生消極的反動思想。這時希臘的思想家，大概都是不以國家為念，不同情於一切制度法律，而相信個人自治。如同斯多亞派 (Stoics) 主張個人順從自然，因為自然是公平的，無差別的；人類的世界，應以自然為原則，互相親愛，不應有彼此國界的分別。而伊壁鳩魯派主張快樂是人生主要的目的，自己去求快樂，就是人生的價值；什麼道德，國家，社會都是沒有意義的。此外各時代的政治思想，亦何嘗不是如此。十五世紀意大利各邦分立，漫無秩序的現象，引起馬基威尼 (Machiavelli) 的霸術 (Prince)。法國十六世紀末期國內政局的不安，引起波丹 (Bodin) 的君權論。三十年戰爭的慘象，引起格老秀斯 (Grotius) 的國際公法。十八世紀的法國，君主專制，貴族僧侶橫行，人民既無自由，又須課納重稅，在這種酷虐愁慘的政治環境裏，便產生了孟德斯鳩和盧梭的學說。又當自實業革命以後，大資產階級興起，鯨吞小資產階級，使產業集中於少數的個人手中，於是社會乃形成巨富和赤貧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就在這貧民呼籲的聲中產生出來了。所以政治

思想的產生，是由時代環境的刺激，是對於時代環境的反映。

第二，無論那種政治思想，大概都有他的進化歷程。我們拿全部的政治思想史來看，在每一時代之中，往往可以給我們看見些新的思想，新的學說。但是我們要認清所謂新的思想，新的學說，骨子裏仍是從以前思想和學說中演變而來。這種演變，和宇宙間生物的進化，是相彷彿的。一切生物因受生活環境的影響，他們的外部形態和內部結構，就會逐漸演變，以求與生活環境相適應。政治思想，因政治環境的影響，亦是逐漸變化，不過他的變化途程，或者是變成與當時的政治環境適應，或者是與當時的環境衝突，使政治環境遷就政治思想而另形成一個新的模式（Pattern）罷了。我們雖然不能拿生物學上的進化定律來適用到政治思想上面，但我們可以說，政治思想，大概都有他的進化歷程的。我們一講到盧梭的契約說，我們不但要回溯霍布士、洛克的契約說，並且還要回溯到上古時代的契約觀念。我們一講到馬克思主義，我們不但要回溯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思想家，並且還要回溯到柏拉圖的學說。這樣一看，盧梭的民治思想，固為近代民治思想的鼻祖，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固開近代社會主義的先河，但是古代的人們，早已有和他們思想多少相似的話講過了。我們再舉一個普通的例子來看。現在的民治國家，都承認選舉權是人民參與政治的要素。這個選舉權的觀念，要追溯起來，他的起源是很早的。用歷史的觀察，從希臘直到近代，選舉權的觀念大概可分為四個進化階段：第一，在希臘羅馬時代是認選舉為人民必須的事務。希臘的城市國家中人民都有必須參與政治的義務。他們的選舉方法，雖然不是用投票而用抽簽，他們雖然以為這

種抽簽選官方法，是與上帝商榷——抽簽選出的人，是由上帝所命，一定能够勝任愉快——固不免帶點宗教色彩，然而這種人民參與政治的現象，的確與現代民治國家的原則相合。羅馬時代的行政官，是由人民推舉，法律亦是由人民制定的。（他那貴族會 Comitia Curiata 百人會 Comitia Centuriata 及平民會 Comitia Tributa 就是三個有名的機關，其中貴族會在王政時候雖然重要，但到共和時代就失勢了。）到中世紀時候，對於選舉却認為一種特別權利。這時意大利法蘭西各城市，雖亦用抽簽方法選舉官吏，但是選舉資格，只限於有土地所有權或爵位的人，以爲選舉就是這種有產有爵階級的特殊權利。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時候，乃認選舉權爲人民的自然權利。如同馬西利阿（Marsiglio of Padua）認君權由人民得來，威廉奧侃（William of Ockam），尼哥拉（Nicholas of Cues）認君權是由人民委託，他們這種說法，已把人民的選舉權利，表現在主權理論之中。而十八世紀時，孟德斯鳩與盧梭等更積極主張此種理論。到了十九世紀又發生選舉權爲一種公共職務的觀念，以爲選舉權是由法律規定，不是先於法律而存在的，公民權是人人應該有的，而選舉權和公民權不同，不是人人應有的；因爲選舉權只不過是政府職務的一種。這就是選舉權觀念的演進歷程。此外的例子正多得很呢。

第三，每種政治思想或學說，都有他的來源。政治思想的產生，既然是時代環境刺激與人們努力研究的結果，那末，這兩種原動力所恃以發展的工具是什麼呢？這種工具，就是政治思想的來源。要知一種新思想的產生，往往是由數種或多種舊思想，舊學說化合成功的；好像化學裏所說的化合物一樣，由數種原質化合而成一化合物，更

由數種化合物與原質或化合物化合的作用，又產生一種新的化合物。因為一種新思想，他的理論根據，往往受前輩學者的影響；不但成為某種宗派的思想，是受某種宗派觀念的支配，就是那些自成一派的思想，亦大半是從別種宗派中得來的來源。例如馬克思的學說，他的歷史哲學部分，是從黑智爾的學說中得來，他的經濟理論部分，是從正統經濟派的學說中得來；不過是拿前人的思想理論和自己的心理作用，化合而成一種與前人學說性質不同的理論罷了。政治思想史中許多思想家的思想淵源，都離不了以前人理論為研究討論的基礎。政治思想的來源是有種種，大概歸納起來，有（一）實際的政情與社會經濟狀況，（二）他人的學說或重要典籍，（三）政府的公文函牘等。由第一種來源而成立的思想，例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是從觀察許多國家而作成的；孟德斯鳩的法意，是從考察英國政情而作成的；羅馬鮑里貝士（Polybius）的政治理論，就大半由研究羅馬歷史得來；由第二種來源而成立的思想，例如國際法鼻祖格老秀斯思想的重要來源，就是古代的自然法（Jus Naturale）與人類法（Jus Gentium）；第三種來源，如同國家的法典條例，政府機關的報告，國際條約，外交與行政的案件等。然而政治思想中，往往一種政治思想包括多種的來源，這一層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政治思想的普通概念，大概就是如此，至於要解答為什麼要研政治思想這個問題，我想許多政治思想史的作家，已經有很好的答案，用不着多事贅言。我們只要認識為什麼要研究政治這個問題，就可聯想到研究政治思想的重要。寫到這兒想起美國有一位教授格德爾（P. G. Gettell），在他所著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中有一段話，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現在把他抄下來作本章的收束。

『每一個國家都是有他的政治學說的。一個國家的國民及政治家，必有些原則來做他們的領導，每次政治制度的改革，及各種政策的施行，亦必多少有些特定的，有系統的整個計畫來供他們作根據。所以研究政治思想於幫助考察政治的意義與方針，及建設更透澈的政治慣習上，實有真實的價值。說得廣汎一點，將來的環境，是可從現狀之中看出來的，一如過去對於現在一樣，所以一種理想，或希望，影響於未來者甚大。因為任何政治建設上的成就與進步，其原因必在有一種穩妥而合理的政治學說，適應當時的情況與需要的緣故。』（Every state must have its political theory.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will guide the statesman and the citizen; readjustment of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every policy of government every action will be based on some general scheme, more or less definite and systematic.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refore has practical value in that it aids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of more thorough and candid examin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tendency of our political undertakings. To a large extent, the future is in the present, as the present was once in the past, as a hope or ideal. Any successful attempt at constructive political progress must rest upon a sound and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theory, applicable to present day conditions and needs.）

第二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統觀

歐洲的政治思想，在希臘時代，已極為發達，差不多近代好多的觀念都孕育於希臘人的思想之中。可是自希臘滅亡以後，政治思想就漸趨於遲滯。羅馬人的政治理論，大半是因襲希臘人的，只有法律思想部分，可算是羅馬人的貢獻。到中世紀時，以基督教勢力的擴張，政治理論，大部分是關於教會統制與帝王統制問題的爭論。就是經院學派的思想（Scholasticism），亦不過是哲學與宗教的混雜物。直至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政治思想，始於長期的沉迷中醒覺過來，而呈露其光輝。

自文藝復興時代以後，思想界的精神，乃與黑暗時代種種武斷或超自然的思想，脫離關係。這時代的學者，非但注意於希臘哲學，並且富於懷疑及批評的精神。自此以後，思想上乃與中古大異其趣。然而此時代的思想，尚不過是產生十八世紀以後政治思想的母體，我們所要注意的，自然還是十八世紀以後的思想。現在且把自孟德斯鳩到現代的重要思潮的趨勢先說一說。

古代的政治社會，多有認君主權力是由於天命。在埃及，希臘，羅馬，均有此種觀念。荷馬（Homēr）的詩裏，更明白表示帝王神權的思想。到中世紀時，因教會干涉政治，帝王與教皇的權限範圍，就成為那時代一個爭議不已的